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

國家至上

每冊實價國幣拾肆圓

△外埠酌加郵費▽

著作人 老舍·宋之的

發行人 葉波澄

印刷所 重慶南岸敦厚下段六十三號
南方印書館

發行所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
南方印書館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(4) 李漢傑 二十一歲，因戰事輟學返鄉，期盡力於衛鄉抗敵工作。未幾世故，天賦簡單，自信有才，能說服鄉衆，使回漢協力抗戰；更擬與同教女子結婚，庶幾乎一切難題可懸以解決矣。父爲紳士，與同教鄰居多齟齬，漢傑極力矯正之。與趙縣長有世誼。

(5) 張孝英 張老師之獨女，美且健，拳脚頗得父傳授。母早亡，受父訓特深，個性亦極強。但略受新的教育，故雖敬主事父極謹，而時亦自有主張。會讀書於黃所辦學校，因父與黃不和而輟學以減父怒，同時仍讀書極好，時時至黃家。善持家務，對外人雖落落大方，而未能打破舊禮教之束縛；至感處困難時，復相信命運，祈主相助。幼與李漢傑同學，並無好感，蓋李父與張父素不相能也。

(6) 金四把 三十多歲，瘦而不弱，善逢迎討好，見利忘義。抓到機會

卽大胆前進，卽宗教亦爲利己的工具。近已爲日人利用，一班人尙未知道。

(7) 難民馬宗雄 涪縣馬振雄之孫，十八九歲。振雄抗敵殉國，家人盡亡，宗雄逃來。年少老實，不足承繼祖業，但有人指導，仍願從事抗戰；流亡中，到處宣傳敵人暴行。

(8) 馮鐵柱 十八歲，簡單而好管閒事，慕張老師之武藝，城中有事，輒思一露身手，實則無何能力。

(9) 胡大勇 亦馮鐵柱之流，每與馮爭鬥。

(10) 胡二姐 大勇之妹，年幼，頗淘氣，常助兄作戰。梳二長辮。

(11) 警察 兩三位。

(12) 醫生

第一幕

二 黃子清住宅門外，兩株大槐樹似天然涼棚，黃自己和過路人常在此乘涼。樹旁一小桌，上置茶缸茶杯，供人飲取；缸上紅簽書「黃子清施茶」。

三 樹下有石凳石几。樹後是黃宅院門，黑門，楣有阿文橫披（即「讀阿」）。大門掩着一扇，可見院中雜花短樹。胡二姐在樹下玩耍。

四 先取磚塊投蟬，蟬飛，復取茶噴地；馮鐵柱去看壯丁抽籤見而叱之。

五 一人（馮，大勇，二姐，黃，趙，李，孝英，張，金，馬，巡警。……）

六 二姐，你幹嗎呢？（不等回答，示理直氣壯。）爲什麼糟塌東西呢？這是

問 你們家的茶嗎？不要臉地回答：「示服前錄報。」

（爲什麼要服前錄報？）

二姐人（直起來，手叉腰，）

以示抵抗，其你說話不要臉哪？誰家的茶？反

正不是你們家的嗎？你覺得着嗎？狗雜耗子，多麼那裏多問事，那兒吃飯去？

不要臉，你二百個不要臉，（往前滾，大有作戲的決心。）

馮

（哈哈的笑起來，）好男不跟女鬥，真要我接的話，我一拳把你打到槐樹

面去，你信不信？（雖未開拳，已而略往前移動。）

二姐

（往槐樹那邊看了看，）顯覺勢力弱，但口中仍不示弱，）你敢！你敢！

我，我在這兒玩的好好的，礙着你什麼啦？

馮

哼，你忘記了肥？這是我們的地方，你該來嗎？要玩，上你們（指）那邊

玩去！

二姐

（感到打起雖無必勝把握，但鬥嘴還可以應付）這，這是黃先生的門

口，黃先生願意叫我在這裏玩！你們的地方？你把牠搬到家裏去！我愛在這兒玩，偏在這兒玩！（勝利的往槐樹那邊走，想捉個綠蟲什麼的。）

獨（門嘴失敗，預備作戰，雖好男不與女鬥，那也要看是什麼樣的女的）你大個小東西，可真氣人！我偏要管教管教你，不准你在這兒玩！（追過去，扯住；但仍未打。）（第一幕。）

二婢

（擰扎）你幹什麼呀？放開我！放開！

（對張大太太）又五今天來呀？

大勇（也去看壯丁抽籤，見鐵柱扯住了妹子，不問皂白，過去就打。）他媽的，你敢欺侮我妹妹！（張大太太）開着門，讓小丫頭！再說說，不聽話。

三婢

（見張大太太施展開武藝，撲他，他敢侮我半天了！）

獨

（只有搗架之功，並沒還手之力；本想拉開架式，用科學的方法出擊，可

是胡家兄妹拳腳交加，無法從容佈置，乃背倚欄杆，作有力的聲明）你們

打吧，打吧，賣給你們幾下！兩個欺侮一個，天生的不是東西！你們有本事，去惹張老師去！

大勇

（聽他提出張老師，立想收兵）二姐，咱們看壯丁抽籤去；先饒這小子一次！聽說縣長還來呢！（指馮）攔着你這小子的！再遇到我手裏，不饒了你的皮！

二姐

（似乎連張老師也不怕）找張老師去？沒那麼大功夫！反正今天先把他揍過了纔再說！（又給了他一拳。）

大勇

走，咱們走，別爲他這臭東西誤了看會去！縣長還來呢！（扯二姐

馮

去，二姐走出去又回頭給馮一個鬼臉。）

馮

（見敵人已去，覺得十分委屈，哭起來。猛的停住哭，把茶缸搬起來，要

追上他們，以缸作炸彈投之）我一缸砸死你們倆！

賈（與趙縣長、李漢傑同來）鐵住子，怎回事？那是我的缸！

賈（見有人來，又甚委屈，要哭）他們把我打了！我去砸！（見縣長在旁，收住下半句。）

賈先放下缸，唉，小孩子們可是真淘氣！縣長，漢傑，請先在這裏坐一坐！

壯丁抽籤還有一個多鐘頭呢，不怕！（讓二人在石凳上坐，用袍襟拂拭了一番。看鐵柱子放下缸要走。）鐵柱別走，到底是怎回事，跟黃伯伯說

說！（鐵柱子放下缸，走）（黃伯伯）（合）他們倆欺侮我！大勇和二姐，他倆！

賈（幽默的）無緣無故，他倆就打丁你一頓，是不是？

賈啊！過來就一拳，無緣無故！

賈來！給縣長鞠躬！這廝老大的了，也該像個人兒似的了！

馮（給縣長鞠了半截躬）縣長，我告胡大勇，胡二姐一狀！

趙（似笑不笑）好啊，告他倆什麼呢？

馮他倆，他倆欺侮我！

黃算了，算了，鐵柱子，別這麼半瘋子似的！

馮縣長要是不管，我找張老師給評理去，黃伯伯，你老偏向着外教人！（含

怒欲去）

趙回來！聽我說！你知道現在咱們跟日本打仗不知道？

馮（點點頭）一點兒！

趙啊！咱們自己先打架鬥毆，還能打日本嗎？

馮反正我得先打打大勇，再去打日本！我找張老師去，他公道！（看了黃一

眼，下去。）

黃 還是這樣，還是這樣！沒辦法！咱們家裏坐吧？（往裏讓他們）喝碗茶！

趙 這兒又涼快，又有茶（指茶缸），就這兒坐吧！

黃 也好；不過這個茶可不行；你們二位坐坐，我去另泡一壺好茶來；我黃子清不能慢待了客人，是不是，縣長？

趙 不但是好客，而且是見義勇爲，辦學校，施捨茶水，誰不知道，人們要都像你黃老先生，中國早就強了！

李 真的！真的！黃老師！

黃 （非常興奮，用手帕得意的擦着頭）縣長過獎！過獎！我就這麼想，一個人總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真主，辦好事，主不會看不見！我七個兒子，九個女兒，五個女婿，都結結實實，規規矩矩，真主的恩典！對，我先去泡茶，咱們再談，不能慢待客人！（繼續不捨的走進院門。）

李

二叔，這是個有用的人！我小時候就在他辦的小學裏念書！雖然我父親常和同教人打吵子，可是永遠沒罵過黃校長，黃老師。他們教裏的人，倒有不少反對他的，光說他偏向着外教人。反對他最厲害的是張老師。我從外邊一跑向來，就想看三叔去，商議個辦法，怎樣叫黃老師和張老師先和好起來，兩後再叫回漢聯合起來！團結才能發生力量，是不是，二叔？

趙

有什麼好辦法？先聽聽你的！

李

你是縣長，又是我的二叔，你要給我個命令，教我去負團結大家的責任（興奮的立起來），我就必有辦法！我的父親是紳士，我現在可以完全代表他；我年青，可是有點勢力！

趙

漢傑，可別怪我問，事情能那麼簡單嗎？

李

也許不很簡單，可是事在人爲，我覺得我有些把握，假若二叔准許我來

作。（更興奮的）告訴你，二叔，爲這件事，卽是讓我和個回教的姑娘結

婚，我也願意！回漢聯姻，還能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呢？

趙（不由的笑起來）漢傑，你今年二十幾歲了？

李（莫明其妙的）怎麼了？二十一！

趙好，可以結婚了！（又笑起來。）

李（高聲的）二叔，怎麼了？怎麼拿我開心呢？

黃（喘噓噓的攜茶具來）漢傑，你行了，聲音跟我差不多了！（倒茶）

李不是，黃老師你看，趙二叔總以爲我還是小孩子，他笑得我難過！

黃先喝水！（看李坐下）縣長，怎回事？（端着茶坐下很響的吸了兩口。）

趙漢傑的思想不錯，在縣裏也有個地位；可是辦法，哼，他也不是怎麼想出

來的，我實在沒法忍住笑；他就生了氣。

李（勉強的要落落大方）沒有，我并沒生氣！（把香煙掏出來點上一枝。）
黃（一邊喝茶一邊問）什麼思想？什麼辦法？

趙思想是正確的，想教我們大家團結起來，你與張老師合作，然後回漢再合作，教內相親，教外相友，大家一齊跟日本人幹。

黃好！先從我自己說起，我樂意！（把茶喝乾又忙着倒上，立起來）不信，你們叫我給張老師去下跪，我一定肯去！他是我的盟兄，不管以前是誰的理對，誰的理不對，弟弟給哥哥賠禮，總不算丟人！你看，（想了想）自從那年我收了些外教的孩子們在我的學校裏念書，他跟我大鬧了一頓，就再也不跟我過活！（淚盈眶中）老兄老弟的，自幼兒的朋友，到如今會誰也不理誰！我們盟兄弟三個：大哥，滄州馬振雄，如今是生是死，不得而知；二哥，這幾年，不跟我過活！噯！（低聲的）多少次了，我要去賠

禮，說：「二哥，咱們都不久就快入土了啦，幹嗎還犯這個彆扭呢！」我曉得，張二哥會半夜裏蒙上頭哭一大場，可是，決不會當着大家叫我一聲三弟！我曉得他的脾氣，自幼的朋友！（用衣襟擦了擦淚，坐下了。）

趙漢傑，聽見沒有？事情，我剛才說過，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。

李（堅決的）簡單吧，不簡單吧，總得有人去作回。

趙當然！當然！我到任三年了，敢保說，沒有一天不憂慮這件事！問黃老先

生，這是真話不是？

黃真的！要是以前的縣長都像你這麼公平，那可以少出多少亂子！

趙是的，不過這種事可與別的事不同；辦好，不容易；辦壞，可就不可收拾

了！比如，（笑了下）你剛才說的回漢聯婚！

黃（不那麼抑鬱了）怎麼着？李大少要——

大少要——

李 沒有！我是說假如有必要！比如說吧，爲了大家的團結，我們是縣裏有

名的人家，若是和教門裏紳士聯婚，就能有很大的影響，那我就願意這麼辦！自幼我就看慣了回教，我喜歡回教；自幼我就有回教的女同學，我喜歡她們——乾淨，強健，好看！

賈 有這麼一說！可是你得入教！

李 我不反對宗教，黃老師，告訴我怎麼入教？

趙 算了，漢傑！我很佩服你的真誠勁兒，可是你也得想想，爲結婚而入教，正如同爲金錢或別的利益而入教，不能算真正的信仰！而且，你父親也不能答應。

李 我有我的自由，父親管不了！至於入教的動機，我是爲了大家的團結，不能說不正當吧？宗教是大家的，誰都可以入教！